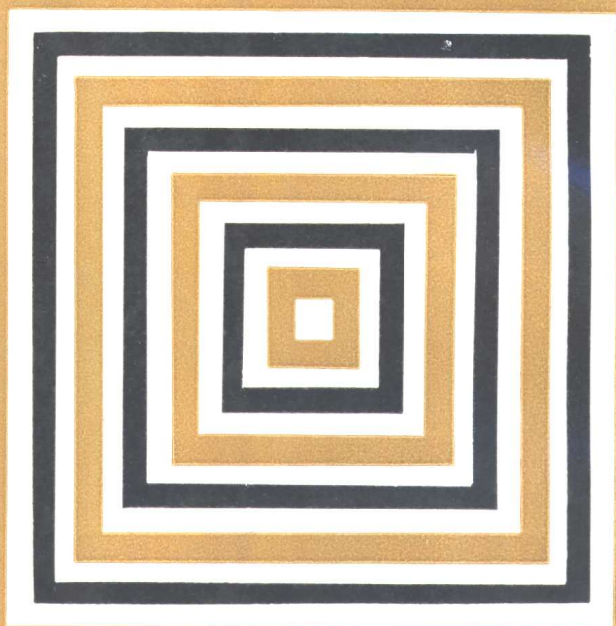


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



薛光前著

傳記文學叢書之三四

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

薛光前著

傳記文學叢書之三十四

傳記文學叢書之三十四（保有版權翻印必究）

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

定價新台幣伍拾元

著者：薛 光 前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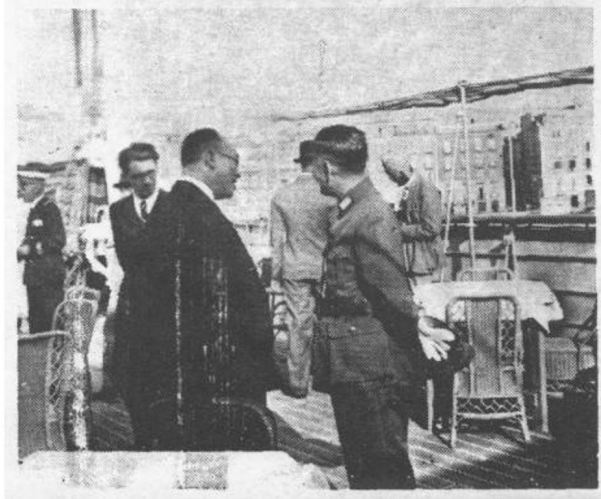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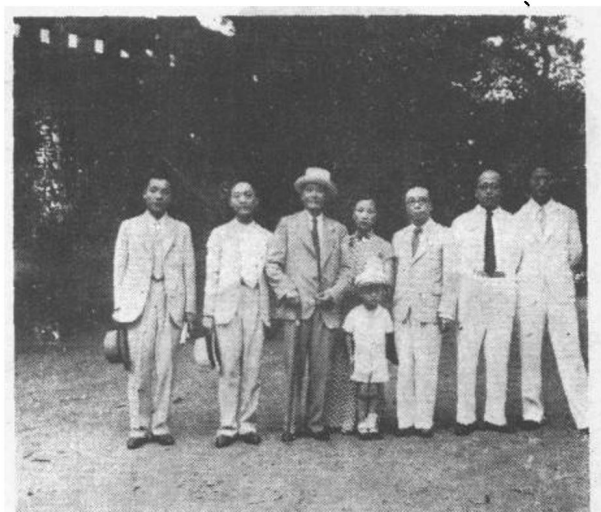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——三六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一日再版
新聞局登記證臺業字〇七一九號

蔣百里先生最後之遺影（受任爲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後在漢口攝）





〔上圖〕一九三七年九月蔣百里先生等赴歐經新加坡登陸遊覽時合影：（右起）謝貽徵、蔣復璁、駐新加坡總領事館某君、作者先室傳華（前立者為長兄昌明）、蔣百里先生、作者、任顯群。
〔下圖〕一九三七年十月船抵拿坡里港，蔣百里先生（着軍裝者）在甲板上與劉文島大使談話時攝。



三

長員委蔣見晋口漢在生先里百蔣夏年七十三國民
。攝時別告後過經行歐告報



與適，畢公事軍察考洲歐在生先里百蔣年五廿國民
。片照之門國抵返時同適胡表代會學洋平太席出國我
(氏胡爲者帽持手，氏蔣爲者杖手持)

弁 言

余寫「百里先生的晚年與軍事思想」既竟，撫案循思，百感交集。先生名重當世，而世之知先生者，或推其文章，或高其議論，或多其材能。至其悉力爲國，輔弼中樞，老而彌堅，則天下之人未必盡知之。先生於晚年兩游歐陸，奉命考察軍事及從事國民外交，余均間從，奉侍左右。知其居則爲心膂，出則爲股肱。志慮忠純，無時無地不爲國家打算。心有所得，隨時紀錄。親筆報告，蠅頭楷書，罕見假手於人。而當局對先生之言，亦無不特別重視，虛心嘉納。遇事諮商，心同意合。先生一身仕與不仕，無適而不可。行義見志，從容自得。蘇子瞻曰：「古之君子，不必仕，不必不仕。必仕則忘其身，不仕則忘其君。譬之飲食，適於饑飽而已。」百

里先生庶幾近之。

先生學篤志大，博辯能文。敢道人之所難言，而又從不爭名。章實齋曰：「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，其難易之數可知也。欲爭名之言與不欲爭名之言，其難易之數，又可知也。」綜先生之言，自成一天地，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。死生窮達，不易其操。道之所在，學以趨之。雖其所言，不離乎用，然亦不求其必有其用。用與不用，無所得失。因其處己也嚴，故其取名也廉。是以實過於名，而世頌其美不厭。

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有曰：「自古有死，皆歸無物。惟聖與賢，雖埋不沒。尤於文章，焯若星日。」百里先生忠言嘉謀，效於當時，而文采表於後世。若先生者，可謂不朽矣。

先生死於病，病於由桂林赴貴州遵義途中。地處鄉僻，投宿宜山樂羣社，休息五日，病似已失。乃遣二女蔣雍、四女蔣華先行，留其夫人及五女蔣和相伴。最後在世之日，曾集往訪探病之軍校學生至其寓所講話，自上午八時至中午，滔滔不絕

，談笑自若。下午尚偕蔣和出街散步。當晚浴後就寢時，接見陸大教育長周亞衛，安排次日行程，一切如常。入睡後亦無異狀。至九時五十分，其夫人忽聞痰聲大作，知有變。發覺時知覺全失，經情浙大校醫急救，斷爲心臟麻痺症，回天乏術，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十一時五十分逝世。十九天後，葬於宜山鶴嶺。先生好友張宗祥（閩聲、晚年自號冷僧）先生輓詩有曰：「宵深病急難求藥，地僻醫遲未處方；如此人才如此死，旅魂悽絕鶴山傍。」感傷備至，亦紀實也。

一九六九年八月於紐約春田花園

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

目 錄

一、弁言.....	一
二、蔣百里先生的晚年.....	一
三、蔣百里先生的軍事思想.....	七

蔣百里先生的晚年

蔣百里先生諱方震，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。生於前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十月十三日，卒於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十一月四日，享壽五十七歲。

明儒宋濂釋儒有七種，即游俠之儒、文史之儒、曠達之儒、智數之儒、事功之儒、章句之儒、道德之儒。今人欲求爲此七儒之一，已憂憂乎其難，如欲兼備七儒之資，雖不能謂爲絕無僅有，也一定是鳳毛麟角，不易多得。有之，百里先生當居其一。

百里先生上馬殺賊，下馬草檄。才氣縱橫，文武兼資。除了軍事兵學之外，對

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文哲、史地、數理、美術、文藝、詩書等，都有超人一等的研究。可稱學貫中西，博通古今。至其爲人的和易曠達、慷慨好義，立身的溫恭謙讓、守正不阿，做事的踐履篤實、負責力行，乃至對國家的精忠熱愛，始終如一，不但見之於言，而且施之於事，修之於身。孫武十三篇，兵家舉以爲師。其要豈祇限於知武用兵，而在能究天人之學，通七儒之心。這可以說明如何百里先生到晚年以後，益加受到今總統蔣公的知遇，倚爲股肱，托以心腹，而百里先生對於總統也是心心相印，感激馳驅，真正盡了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之義。蘇明允有曰：「君子之處於世，不求有功，不得已而功成，則天下以爲賢。」百里先生庶幾有之。

百里先生才高當世，名滿天下。我在此時獨欲特別把他的晚年，從回憶中，在「傳記文學」作一敘述，有三個原因：

第一，關於百里先生早年和中年的紀事，已經有很多文字，足以流傳。其中最可靠信實的，當推百里先生胞姪，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（復璁）先生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「民國名人大字典」所寫的一篇傳記（註一）。提綱挈領，最爲得

體。所惜主編的洋人，過於珍惜篇幅，將原稿節縮很多，未能全部刊出，尤其關於百里先生晚年的事跡，略而不詳，似不能不有所補充。

第二，其他關於百里先生的傳記，見諸專冊的，有唐祖培著「民國名人小傳」（共有十位，蔣方震傳爲其一）（註二）；陶菊隱著「蔣百里先生傳」（註三）；和曹聚仁著「蔣百里評傳」（註四）。這三本書中，以唐祖培所撰「蔣方震傳」，較爲簡潔，要言不煩。對百里先生的晚年，也有敘述，但所有資料，大都根據間接的傳述，缺少原始材料。陶菊隱所撰的傳記，比較最詳細，敘述也很生動。對百里先生的一生事跡，包括很廣。所有資料，大半出諸百里先生的老師陳仲恕先生，百里先生的老窗友錢均甫先生，和蔣慰堂先生等的口述，和陶先生自己從百里先生身上親自體會的經驗。因之，這本傳記，比較名貴，也值得重視。所可惜的，陶先生講到百里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的工作，特別於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九月奉派赴義國見墨索尼一段，夾雜了一些傳訛之詞，未免美中不足。例如說：

「百里按着義（義大利）外部指定的鐘點，於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，到那個歐洲著名

的警衛森嚴的威尼西亞宮。一進宮門，身上的金屬物，都得卸下來，連手錶都不許帶。無論外國貴賓一律待遇。一足跨進了光滑華麗的地板，就被引到一架電梯旁。這電梯有特殊的設備，其底層裝置有吸鐵石這類的東西，一遇銅鐵器，便發出清脆震耳的聲浪來，而電梯即停止上下了。……」（註五）

事實上陪同百里先生去見墨索里尼的，祇有我一個人。我和他並沒有把身上的金屬物或手錶卸下來，電梯也只是一部普通的上下升降機。我們身上有金屬物，也並沒有聽到「清脆震耳」的聲浪，電梯也沒有停下來。陶先生這種描寫，自是傳聞之誤。曹聚仁的評傳，也有一些第一手的資料，但頗多根據上述唐、陶兩書而作。其中關於陶先生的一段誤傳，他也未加細考，全部照錄。

第三，我為什麼要特別敘述百里先生的晚年，因為我在義大利羅馬求學時，有一老師史丹法尼先生 Alberto de' Stefani，他和百里先生有密切關係。關於這一點，陶菊隱先生和蔣慰堂先生的記載內，都沒有詳述，不得不加以增補。史老先生義國人，生於一八七九年十月六日，原擬於今年做九十大壽，不幸於本年一月十七

日病故羅馬。我馬齒徒增，學無長進。緬懷師輩，方自媿作，而「傳記文學」主編劉紹唐兄仍不我棄，囑將以往經歷，分段寫出，作爲六十自述之一章。因就回憶所及，略述百里先生的晚年，同時也悼念史丹法尼老師，藉以自警。

百里先生的一生，可分爲早年、中年、晚年三個時期。早年可以從一八八二年出生之日起，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和蔡松坡（鐸）先後病故後爲止。這一段時期，顯得多采多姿，是他一生政治生活的高潮。當過東三省趙爾巽總督的總參議、浙江蔣尊簋督軍的參謀長、袁世凱當國時期的保定軍官學校校長。雖勞而少功，也顯見他雄心勃勃，滿腔熱血，處處站在國家的前面，爭爲時代的先鋒。從一九一七年起，百里先生雖仍住在北平，擔任公府顧問，實在是一個空銜。他厭心政治，從事著述。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春，以唐孟瀟（生智）叛變，因擔保受累爲止。其間曾於一九一八年歐戰後，與梁任公、張君勱（嘉森）、丁在君（文江）同遊歐洲，歸著「歐洲文藝復興史」、譯「我之自覺史」，襄贊改造雜誌、讀書俱樂部、並共學社。梁任公等設講學社，他擔任總幹事，延杜威、羅素、太戈爾、杜里舒等來華講學。

嗣往湖南名流演講會講學，並參加湘浙二省制憲工作，在文化方面着實做了一番工作。不過在政治方面，他處於南北方軍系的夾縫之間，同時又心嚮廣東國民黨的革命勢力。這都是他中年一段非常陰晦無定的日子。真正說來，整個中華民國的機運，就生活在這風風雨雨之中。聖賢生於其時，亦無以立於天下。百里先生與時遷移，曠日長久。非其意至於是也，勢也。

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淞滬戰爭爆發，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在宜山病故為止，可以算是他的一段晚年生活。他在這短短的六年中，雖仍不忝不求，光而不耀，可是爲國家、爲領袖，做了一番出心出力的工作，也可算是他一生最稱心如意的生活。雖然他故世得太早，沒有親眼看見抗戰勝利，可是他在沒去世以前，早已斷定最後勝利是有確切把握的！

我現在回憶百里先生這六年晚期生活，特別指出他在這一時期，他的思想，發生了銳變。他自號曰「澹寧」，取「澹泊明志、寧靜致遠」之意。那時雖仍一心一意，以建設國防爲打算，但其注意力已移到經濟、工業、外交等經世實用之學。他